

警世通言

警世通言

上

冯梦龙 编

严敦易 校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装帧设计：李吉庆

警世通言（共两册）

JINGSHI TONGYA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437 千字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21\frac{8}{8}$ 插页 8

195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0 次印刷

印数 740201—770200

ISBN 7-02-000730-9/I · 731 定价 21.15 元

敬言世通言

自昔博洽鴻儒兼採稗官野史而通俗演義一種尤便於下里之耳目奈射利者偽取淫詞大傷雅道本坊恥之茲刻出自平平閣主人手授非警世勸俗之語不敢濫入庶幾木鐸老人之遺意或亦上君不棄也

金陵兼善堂謹識

警世通言目次

可一主人評

無碗居士較

第一卷

俞伯牙摔琴謝知音

第二卷

莊子休鼓盆成大道

第三卷

王安石三難蘇學士

第四卷

目次

明金陵兼善堂刻本《警世通言》目次



憶昔去年春，江邊曾會君。
今日重來訪，不見知音人！

（第一卷）

西風昨夜過
園林吹落黃
花滿地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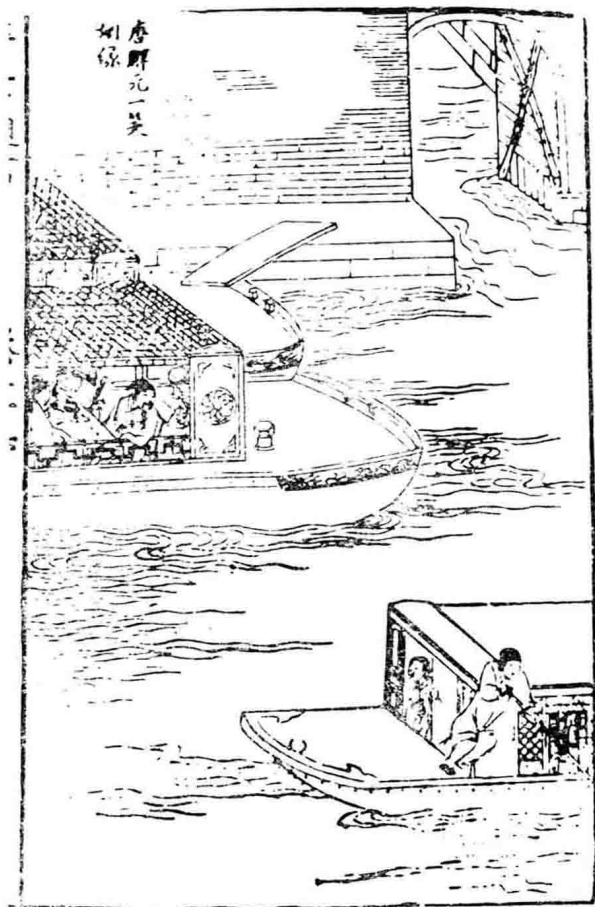
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遍地金。

(第三卷)



按临驄馬冤愆脫，百歲姻緣到白頭。

(第二十四卷)



唐解元一笑姻缘

(第二十六卷)



郎馬未離青柳下，妾心先在白云边。

(第三十四卷)



身如柳絮飄颻，命似藕絲將斷。

（第三十七卷）

出版说明

—

《警世通言》是明代冯梦龙所编的一部宋、元、明“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冯梦龙还编有同样性质的另外两部总集：《喻世明言》（《古今小说》）和《醒世恒言》。文学史家一向把这三部总集合称为“三言”。

所谓“话本”和“拟话本”，其实都是短篇小说。“话本”起源于宋代（特别是南宋）“说话人”（即说书人）所用的底本，更确切地说，是专说“小说”的“说话人”所用的底本。“拟话本”则是后代（主要是明代）文人摹拟“小说”话本的体制，继承“小说”话本的传统而写出来的作品。

宋代（特别是南宋）的一些大都市，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市民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要求，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也必然会产生出各种适合他们要求的东西。“说话”是一种民间伎艺，唐代都市中已经相当流行，到了宋代（特别是南宋），更加盛行在一些大都市中间，听众主要是市民；听“说话”，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说话”伎艺当中，分成好些“家数”，最主要

的是“小说”和“讲史”两个“家数”，而“小说”更是主体。“小说”所说的主要是现实生活，是以市民本身或市民所熟悉的人物为主角的短篇故事。“讲史”所说的则是历史故事，是以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英雄好汉之类为主角的长篇故事。这两种“说话”特别受到广大市民群众的欢迎，正好反映出市民阶层要求从自己的眼光来认识现实生活和认识历史这样两个方面的愿望。

“说话”伎艺是一种民间口头文学，主要的是靠“说话人”在讲说时进行口头创作。但是他们仍然有一种文字记录的底本，极简单地记下了故事的主要梗概，以供他们检阅备忘，或者作为讲说之前进行准备的提纲，或者作为传授徒弟的教本。“说话人”所用的这种底本，便被称为“话本”。最初的“话本”仅仅掌握在“说话人”手里，内容很简陋，还不能离开口头文学而独立地存在，不能在社会上独立地流行。但是，随着“说话”伎艺的发展，随着听众要求的不断提高，口头创作过程中一些较成熟的经验，必然会不断地用文字记录巩固下来，积累起来，增加到底本上去。这样，实际上就成了集体地、长时期地对那些底本进行艺术加工的过程。一些与民间“说话人”有联系的，或是对于民间文学有兴趣的文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参加了艺术加工的工作。有所谓“书会”，便是这些文人和“说话”艺人合作起来，对“说话”所用各种底本进行编辑整理的一种专业性的组织。

上述艺术加工过程达到一定的完美程度，那些“说话”底本便作为书写文学而从口头文学逐渐脱离开来，独立地在社会上流行起来。这种文学集中了长时期的群众的艺术创造的天才，在思想性艺术性各方面都有着新颖的、优秀的表现，当然会受到广

大读者的欢迎，从而也就更广泛、更强烈地吸引了文人的注意。“讲史”所用的底本，经过文人的进一步整理加工，后来就成为各种长篇历史小说；例如《水浒》和《三国演义》，便是这样产生的。“小说”所用的底本，经过文人的进一步整理加工，也便成为正式的短篇小说，被收集在各种总集里面。从此，“话本”这个名字便专指从“小说”话本的基础上加工起来的短篇小说，而文人摹拟“小说”话本的作品也就被称为“拟话本”。

二

“话本”最初还是以单篇的形式流行。汇集许多单篇“话本”，刊印成书，大致起于明代中叶前后。明嘉靖时人洪楙辑印有《清平山堂话本》。后来又有一种《京本通俗小说》出现。冯梦龙所编的“三言”，则出现在明代的末叶。“三言”收辑较广，选择较精，不仅包含宋、元以来相传的旧“话本”，而且包含了明代民间艺人和文人（包括编者冯梦龙自己）的新作品在内。编者对于所辑印的作品，也统一地作了一番整理和加工。因此，“三言”可以说是“话本”小说的集大成的总集，是后人研究“话本”小说最主要的宝藏。

“三言”原来大约拟定总题为《新刻古今小说》，等到第一辑出版以后，才重新定下了三个书名。所以第一辑原称《古今小说》，后来才改为《喻世明言》。第二辑《警世通言》，出版于天启甲子（一六二四年）。第三辑《醒世恒言》，出版于天启丁卯（一六二七年）。三辑各收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

“三言”的编者冯梦龙，是明末清初江苏吴县人。他是民间文学的热烈爱好者、搜集者和研究者。他自己也是一个出色的通俗文学作家。他曾经编辑出版过《山歌》和《挂枝儿》等民间歌曲集，增补过罗贯中的长篇小说《平妖传》，改作过“讲史”《新列国志》。他又是多产的戏曲家，除自己编写的而外，改订别人的作品多至几十种。在他的所有一切工作中，最值得重视的还是“三言”的编印。

应该指出，“三言”当中，冯梦龙自己的创作所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在明代末叶，拟作“话本”渐已形成风气。例如，和冯梦龙同时的另一作家凌濛初，于《醒世恒言》出版的同一年，也出版了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拍案惊奇初刻》，崇祯壬申（一六三二年）又出版了“二刻”，他就声明了全是自己的创作。凌濛初这两部小说集，被文学史家合称为“二拍”。“三言”“二拍”习惯连称，都是研究中国古典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要资料，不过后者的价值是要低些。

前面说过，冯梦龙对于他所编的全部作品，作过了一番统一的整理和加工。大致有三个方面：首先，他把各篇的题目全部改过，按照章回长篇小说回目的样式和体例，同样编成两两对偶的回目，不过每一组里面实际上还是各自独立的两篇，并没有什么联系。这是一种新的编辑方法，对于后来“话本”小说的作者和编辑者有很大的影响。他在若干篇的改题之下，注明了旧本的原题，这对于研究者也很有用处。其次，他对许多旧传“话本”的文字作了必要的修订，主要是删去了那些适合于“说话”伎艺表现方式而不适合于小说的，或者摆在小说里面就显得多余累赘

的词语。这些修订之所以是必要的，因为大致都是能加强旧本的艺术性的。最后，就是根据旧本加以重写，有些还保留了旧本的一部分，有些已经等于重新创作，仅仅采取了旧本的人物、情节和故事而已。

“三言”里面的作品，总的来说，都富有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特别反映出当时市民阶层的情感和意识。当然市民情感和意识本身，也就有着庸俗的、封建的一面，而这一面也会在作品当中表现出来。但民主主义思想因素，人道主义精神，和乐观积极情绪，以及对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揶揄嘲讽态度，则在作品中是占着主导地位的。

三

《警世通言》所收的四十篇当中，冯梦龙自作和改写的，看来和其他“二言”一样，占着相当大的比例。但是，所有这四十篇，都是不同程度上经过冯梦龙统一整理加工的。因此，究竟哪些是宋、元相传的旧本，哪些是冯梦龙自作和改写的作品，便很难精确地加以区分。事实上，这四十篇作品的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作为一部短篇小说集来看，尽管各篇之间并无联系，时代相距也非常辽远；仍然可以看出是一个传统发展下来的。《警世通言》现有两种传本，一是兼善堂本，四十卷，一是三桂堂本，三十六卷。三桂堂本除比兼善堂本少四卷外，内容也有些不同，显然它是较后的本子。兼善堂本原书在日本，国内有根据传抄排印的《世界文库》本，现即就《世界文库》本校以三桂堂本印行，《世界文

库》本原缺的第三十七卷，也用另外的钞本将它补足。《警世通言》收录的各篇，有曾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及较后的选本《今古奇观》的，字句每有不同，我们是以“通言”为准的，因为它曾经过冯梦龙的整理，可以看出冯梦龙修订的情况。

书中有个别的描写，不甚适合于广大读者，曾酌量予以删节。

对于语言、制度及某些辞句，为了使读者便于了解起见，也酌加了一些注释，可能有不确当的地方，希望得到指正。